

黃梅戲藝術

1980



HUANGMEI XUYISHU

安徽黄梅戏研究

109
0785/45

目 录

也谈黄梅戏风格 ······	方 晖	120	30 63 178 67
黄梅戏要创新流派 ······	戴学松		
门外谈「黄梅」 ······	顾征南		
人民戏剧人民喜爱 ······	赵清阁		
· 戏 剧 杂 谈 ·			
包文正的艺术形象 ······	桂遇秋	91	
论黄梅戏的包公戏和			
爱民如子 执法如山			
· 传 统 剧 目 研 究 ·			
十件大事 ······	鸿庆整理		
安徽黄梅戏学校一九八一年			
我是怎样学习编写教材的 ······	马永琴		
从《李慧娘》的排练谈表演	陈中元		
根深叶茂花更艳 ······	仲 萍		
秦》说明 ······	冯仲华		
《安徽黄梅戏学校教学试行方			
安徽黄梅戏学校			
· 艺 术 教 育 ·			
有感(诗) ······	鞠 盛	117	
观少筋同志演出《罗帕记》			
二者并举践实践 ······	马少波		
· 剧 场 话 旧 录 ·			
大型现代戏《芙蓉镇》 ······	明 黄	92	21 32
明溪县黄梅戏剧团演出			
遮幅式宽银幕影片 ······	程华德		
《慈母泪》即将拍成彩色			
· 简 讯 ·			
怀宁早期的黄梅戏班社和伶工	张 亭		
· 戏 剧 资 料 ·			
形象的塑造 ······	殷 伟	26	
评黄梅戏《男审》人物			
别忘了,他叫孙文秀			
· 戏 剧 评 论 ·			
情满京都 ······	徐志松	35	
台湾人民爱听黄梅戏 ······	张爱斌		
· 黄 梅 戏 在 各 地 ·			
学习黄梅戏有感 ······	李 琦	116	
难忘的岁月			
《七仙女》挑水 ······	赵家瑶	118	
黄梅戏与治淮 ······			
· 剧 场 话 旧 录 ·			
陈望久			
38118	129		

(总第4辑)

戏曲唱念的「运气」 ······	杨春	135	题饰、尾花 ······	姚福群 王华龙
· 音乐研究 ······			梅戏演员在一起 ······	(封三)
黄梅戏语言音韵初探(续完) ······	班友书		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与安庆市黄	
· 语言和音韵 ······			接见演员 ······	(封二)
黄梅戏老艺人桂月娥 ······	黄旭初		团演出的《罗帕记》后，上台	
· 心灵的桥梁 ······			陈再道同志观看英山县黄梅戏剧	
· 前辈艺人人 ······			后，上台会见演员 ······	(封三)
对黄梅戏改革的几点想法 ······	徐骏道		观看安徽黄梅戏学校学员演出	
· 赏梅戏音乐改革的讨论 ······	郑涛整理		陈荒煤同志在苏桦同志陪同下	
装龙象龙装虎象虎及其他 ······			文化部顾问，中国作协副主席	
· 读艺录 ······			启事 ······	
对黄梅戏改革的几点想法 ······	徐骏道	101	稿约 ······	
· 赏梅戏音乐改革的讨论 ······	郑涛整理	101	黄梅新戏	
· 读艺录 ······			——安徽黄梅戏学校巡礼	
· 剧种的影响 ······	王兆乾	40	苗圃·园丁·新蕾	
浅谈青阳腔对黄梅戏及其亲缘			林散之脉严凤英诗黑迹	
· 黄梅史话 ······			· 插页 ······	
黄梅戏改革 ······	杨琦	94	想起前情怒冲霄·泪没介绍 ······	陈礼旺
· 读《青山不老》想到			184	
林木无存 ······	青山安在			
· 知识小品 ······				
黄梅戏改革 ······	金亮义			

Me

H
A
Z
A
L



M
E
X
I
C
A
N
H



12242

安徽黄梅戏

109
0785/45

目 录

也谈黄梅戏风格 ······	方 晖	120	30 63 178 67
黄梅戏要创新流派 ······	戴学松		
门外谈「黄梅」 ······	顾征南		
人民戏剧人民喜爱 ······	赵清阁		
· 戏 剧 杂 谈 ·			
包文正的艺术形象 ······	桂遇秋	91	
论黄梅戏的包公戏和			
爱民如子 执法如山			
· 传 统 剧 目 研 究 ·			
十件大事 ······	鸿庆整理		
安徽黄梅戏学校一九八一年			
我是怎样学习编写教材的 ······	马永琴		
从《李慧娘》的排练谈表演	陈中元		
根深叶茂花更艳 ······	仲 萍		
秦『说明』 ······	冯仲华		
《安徽黄梅戏学校教学试行方			
安徽黄梅戏学校			
· 艺 术 教 育 ·			
有感(诗) ······	鞠 盛	117	
观少筋同志演出《罗帕记》			
二者并举践实践 ······	马少波		
· 剧 场 话 旧 录 ·			
大型现代戏《芙蓉镇》 ······	明 黄		
明溪县黄梅戏剧团演出			
遮幅式宽银幕影片 ······	程华德		
《慈母泪》即将拍成彩色			
· 简 讯 ·			
怀宁早期的黄梅戏班社和伶工	张 亭	92	21 32
· 戏 剧 评 论 ·			
形象的塑造 ······	殷 伟		
评黄梅戏《男审》人物			
别忘了,他叫孙文秀			
· 剧 场 漫 步 ·			
台湾人民爱听黄梅戏 ······	张爱斌	35	
情满京都 ······	徐志松		
· 黄 梅 戏 在 各 地 ·			
学习黄梅戏有感 ······	李 琦	116	
难忘的岁月	赵家瑶		
《七仙女》挑水 ······	陈望久	129	
38118			

(总第4辑)

戏曲唱念的「运气」 ······	杨春	135	题饰、尾花 ······	姚福群 王华龙
· 音乐研究 ······			梅戏演员在一起 ······	(封三)
黄梅戏语言音韵初探(续完) ······	班友书		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与安庆市黄	
· 语言和音韵 ······			接见演员 ······	(封二)
黄梅戏老艺人桂月娥 ······	黄旭初		团演出的《罗帕记》后，上台	
· 心灵的桥梁 ······			陈再道同志观看英山县黄梅戏剧	
· 前辈艺人人 ······			后，上台会见演员 ······	(封三)
对黄梅戏改革的几点想法 ······	徐骏道		观看安徽黄梅戏学校学员演出	
· 赏梅戏音乐改革的讨论 ······	郑涛整理		陈荒煤同志在苏桦同志陪同下	
装龙象龙装虎象虎及其他 ······			文化部顾问，中国作协副主席	
· 读艺录 ······			启事 ······	
对黄梅戏改革的几点想法 ······	徐骏道	101	稿约 ······	
· 赏梅戏音乐改革的讨论 ······	郑涛整理	101	黄梅新戏	
· 读艺录 ······			——安徽黄梅戏学校巡礼	
· 剧种的影响 ······	王兆乾	40	苗圃·园丁·新蕾	
浅谈青阳腔对黄梅戏及其亲缘			林散之脉严凤英诗黑迹	
· 黄梅史话 ······			· 插页 ······	
黄梅戏改革 ······	杨琦	94	想起前情怒冲霄·泪没介绍 ······	陈礼旺
· 读《青山不老》想到			184	
林木无存 ······	青山安在			
· 知识小品 ······				
黄梅戏改革 ······	金亮义			



马少波同志在安庆讲学

(刘奎石摄)

三者

我应安徽省剧协之约，来到向往已久的安庆。今天和同志们见面，很高兴。我在童年读到徐锡麟的故事，就知道安庆。抗日战争后期写话剧《太平天国》时，研究过一些史料，对安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黄梅戏进京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安庆是历代的军事重镇，历史名城。山川钟秀，人物荟萃，出了不少名人。安庆不仅仅是太平天国、辛亥革命的根据地之一，也是程长庚、高朗亭、杨月楼、杨小楼、严凤英的故乡，是徽剧的发源地，也是黄梅戏的发祥地。没有“四大徽班”进京，就没有现在的京剧。早年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、《打猪草》、《夫妻观灯》我都看过，也知道近年涌现的一些好作品，今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的《失刑斩》就是安庆地区的吧。安庆市徐志松同志写的《七十二行之外》、汪自毅同志写的《慈母泪》、濮本信同志写的《徐锡麟》也很好。刚才左平同志、赵先贵同志说我来讲课，不敢当，只是

曲艺术事业的同志都能一读。

录整理并经马少波同志审定。本刊分两期刊载，希望关心戏剧艺术的同志都能一读。

编者按：戏剧家马少波同志应安徽省剧协和安庆市文联

并举贵宾流

四渡

和大家见见面，谈谈心。

这次我到安徽来有两个任务：一个是要同志们学习，看看老朋友，也结识一些新朋友；同时也是来感谢安徽的同志们。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我今年获奖的《正气歌》，原是一九六三年的巨作，这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。一九六三年，这个戏写出以后，中国戏曲学院的实验剧团排演了。戏刚排出，就碰上江青搞所谓“京剧革命新纪元”，所有的历史剧、传统剧目一律禁绝，这个戏没有公演就打入了冷宫。那时我在北京西山一个小山村青龙涧安排了生活据点。经常住在那里，包括《正气歌》在内一些手稿、存稿，装在一个小箱子里面，带在身边。一九六五年冬天，调我到邢台参加“四清”，小箱子寄存在青龙涧房东家里。到邢台就碰上地震，在那里跟父老们患难与共，坚持抗震。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从邢台回到北京，就失去了人身自由。不久被江青一点名，就更寸步难行了，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回青龙涧，可是我时常牵挂着那个书箱的下落，因为我几十年来的心血大半在这箱子里面。青龙涧的老房东叫董丰武，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贫农、老党员。十年动乱之初，当地有人“造反”，说他家是“反革命黑据点”，去索取我的存物。他把我的书箱妥为保存，用他自己话说：“我给你‘坚壁’起来了！”这个村子有个小煤矿，他把书箱就埋在村头煤堆里，后来完好地还给我。《正气歌》只有那么一个孤本，如果那时候被抄走了，这个戏就不可能跟观众见面。我也不可能重写了。这个本子到一九八〇年安徽《戏剧界》编辑部的

同志看了，认为值得问世，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，这个本子才得发表，后来北京实验京剧团就排演了。甘肃省委宣传部、文化局特地借给李春城同志担任执行导演。因为按照今年全国剧本评奖的规定，只有一九八〇、一九八一这两年当中初次发表和演出的才可以参加评奖。所以我二十年前写的作品能够在今年获奖，不是拨乱反正，是不可能作到的。这要感谢党的支持，感谢已故去的董大爷，感谢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实验京剧团，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、文化局，感谢安徽《戏剧界》编辑部的同志们，以及陈登科同志、那沙同志、左平同志，他们所支持的不只是我个人的作品，支持的是正气，是一个作品的价值，体现了党的政策。

目前，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有很大的发展，也遇到一些困难。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、创作历史剧、现代题材戏曲几个方面，都还存在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。我感觉我们戏曲工作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提倡，一般的号召，要重视艺术实践，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实践再上升到理论，来指导实践。这样才会更好地运用原有经验，并根据新情况，积累新的经验。因此，我今年业余作了一点实验，历史剧写了一个《宝烛记》，写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。长孙后，我在《明镜记》里曾写过，觉得意犹未尽。江苏京剧院约我写个戏，我就写了《宝烛记》（江苏京剧院演出，是沈小梅同志主演的。这个本子已在浙江《戏文》双月刊第四期发表了）。关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，我改编了《西厢记》（北方昆曲剧院排演，李紫贵同志导演，傅雪漪同志作曲，蔡瑶铣同志主演）。京剧现代戏写了个《宝剑归鞘》（根据话剧《战犯》改编，上海京剧院二团演出，李丽芳同志主演。剧本已在上海《新剧作》双月刊第三期发表了）。现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来不及很好地总结，我今天谈的只是自己在实践中的一些粗浅体会：第一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要坚持推陈出新；第二，创作现代历史剧要坚持古为今用；第三，创作现代题材戏曲要坚持知难而进。

整理改编传统剧目要坚持推陈出新

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，有对戏曲艺术的热爱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、高度的自信心，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流行一种说法，说什么电影、电视剧发展起来会取代戏曲。应该承认，电影、电视剧的发展对戏曲的演

出会有所“冲击”，这是客观事实。事实上，电影、电视剧之间也在互相“冲击”。电影、电视剧发展了，对我们戏曲的演出会有影响，但是如果认为戏曲因此就没有前途，要被淘汰，甚至消亡，那就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方针指引下的戏曲艺术本身的革新和发展，以及它和广大观众的精神联系。我认为，我们的观众既需要有电影艺术、电视艺术，更需要发展祖国的戏剧艺术。这种“冲击”，可以看作是一种竞赛，是一种推动。这是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，任何事物都是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。如果独此一家，就可能因循守旧，缺少活力，现在有一点压力，要展开竞赛，正可以推动戏剧艺术更好更快地发展。我认为我们戏剧艺术如果墨守陈规，不发展，会存在危机；如果努力革新，促其发展，就会生机勃勃地前进。电影、电视剧再发展，不可能代替戏曲。电影、电视剧有它的优越性，但它与观众的接触是比较间接的，而直接与观众交流的，是舞台。问题在于你这个戏质量怎么样，演员有没有号召力。观众喜欢你，他看了电视剧，还是要看舞台演出的，还要去排队买票，到剧场看。在剧场看多过瘾哪，可以直接看到五彩缤纷的舞台美，可以看到演员真实的形象，可以有感情的直接交流，所以戏剧艺术不是其他的艺术可以代替的。我们祖国戏曲艺术在世界艺术宝库里是占有重要位置的。世界上古老的戏剧文化有希腊的喜剧、悲剧，印度的梵剧，再就是中国的戏曲。希腊的戏剧比我们形成早些，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形成了，但是曾经中断了四百年。音乐没有留下曲谱，是今人重新创作的，服装的色彩样式是从古陶瓷上临摹下来的。印度古老的梵剧在印度舞台上早已失传了，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，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，因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奉伊斯兰教，他们认为演戏是渎神，严加禁止，从此梵剧演出的传统中断了。梵剧的代表作《沙恭达罗》，后来完全是按现代戏剧演出方法演的。我国拥有丰富瑰丽的艺术遗产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形成了自己鲜明、独特的民族风格。剧种之丰富，剧目之浩瀚，表演艺术之精湛，艺术家之众多，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之广泛，在世界剧坛上是罕见的。其中有不少剧目列于世界艺术之林毫无愧色。这不仅是我们祖国艺术宝库里的重要财富，也是世界艺术宝库里的重要财富。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所以我们从事戏曲工作，不管是剧作者也好，演员也好，导演也好，搞戏曲音乐、舞

台美术也好，做领导工作也好，做理论研究工作也好，都是光荣的岗位。记得周扬同志在一九八〇年一篇文章中讲过：“我国戏曲改革经验非常丰富，不仅为世界各国所罕有，就在我国各类文艺事业当中，经验也是很特殊的。戏曲遗产之丰富，剧种、剧目之繁多，流传年代之长久，可以说是举世无双。它虽是旧时代的产物，但到现在仍有生命力，并在新时代里获得了新生。”（见1980年7月27日《谈戏曲剧目的改革及有关问题》）的确，我国戏曲改革的经验，值得珍惜，在全国范围内，有领导、有步骤地进行戏曲改革，是我国的创举。传统戏曲剧目多数产生于封建社会，青芜杂陈、瑕瑜互见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。所以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就进行这方面的推陈出新。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，就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、戏曲改进局。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扬同志，戏曲改进局局长是田汉同志。那个时候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中央的领导同志，真是日理万机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。能顾得上在建国之初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，在全国范围开展戏曲改革工作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艺术遗产的学说，对待戏曲艺术，采取了正确的态度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。如果那时中央不给予关注，让戏曲艺术自流，戏曲会是什么情况呢？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戏曲舞台不仅剧目十分混乱，歪曲的、病态的、丑恶的舞台形象、商业化的剧场经营作风、不合理的经营制度，非常严重。有很多戏曲剧种濒于灭绝。我不晓得旧时代黄梅戏的情况，看来也不会是繁荣的吧。所以自从毛主席提出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，周总理签发了《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之后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“改人、改戏、改制”，我们的戏曲艺术才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十年内乱期间，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，我国戏曲艺术和戏曲工作者经历了一场大灾难。拨乱反正之后，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和“三者并举”的剧目建设原则，得以继续贯彻，被禁锢的戏曲又得到复甦和新的发展。可是近来有的同志对此竟提出错误的估计，说什么：“传统剧目来自封建社会，是封建主义的文化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戏曲改革，对于传统剧目来说，只不过是保存，并非推陈出新；今天演出传统剧目是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渠道”等等。甚至还说真正推陈出新是解放以前的三十年。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

实的。例如《天仙配》，不是推陈出新吗？《女驸马》不是推陈出新吗？要不信，把老本拿来演一演，比比看。其他剧目，那多了这种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。来自封建社会的传统剧目，未必都是封建主义的文化。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，未必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。传统剧目多数产生于封建社会，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，难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。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，有些剧目是歌颂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。可是也有一些带有反封建意义的剧目。即使这些带有反封建意义的剧目，也不免蒙上封建思想的灰尘。我们把这种现象通常叫做封建性的糟粕。一些很有影响的古典名著也不例外。因为它也受它那个时代阶级的、历史的局限。我们对这要抱着清醒的态度。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。否则，就可能陷于国粹主义，一切拜倒，不加分析，全盘肯定，那就没法推陈出新了。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，与我们保存古籍，是两回事。戏曲艺术传统剧目的发展，首先决定于剧目的推陈出新，但也必须看到历史生活中，虽然统治阶级思想往往占统治地位，但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戏曲，并不都是宣扬封建主义思想，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。其中往往含有反封建的以及其他积极因素。通常我们叫做民主性精华的。对这些也必须充分认识。如果不充分认识，必然采取一概否定或是作出其它错误估计。“五四”时期有些人对祖国艺术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，和后来的江青之流对于戏曲工作别有用心的破坏，都给我国戏曲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。巨创深痛，记忆犹新，这旧调弹不得了！

经过认真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，不仅在艺术上推陈出新。要努力做到历史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尽可能的统一。有的戏经过整理改编赋予了新思想、新主题，如京剧《十五贯》非但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，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明确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的艺术作品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整理改编了大批剧本，提供了上演剧目。能说“只不过是保存，并非推陈出新”吗？仅在五十年代中，传统剧目经过整理改编推陈出新的就有：昆曲的《十五贯》、《墙头马上》等；评剧的《秦香莲》、《杨三姐告状》、《花为媒》、《杨八姐游春》等；黄梅戏的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、《打猪草》、《夫妻观灯》等；川剧的《柳荫记》、《焚香记》、《谭记儿》、《芙蓉楼》、《秋江》、《乔老爷奇遇》等；越剧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追

鱼》、《盘夫索夫》等；秦腔的《游龟山》、《游西湖》、《赵氏孤儿》、《三滴血》、《窦娥冤》、《火焰驹》等；豫剧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叶含嫣》、《陈三两爬堂》、《对花枪》等；粤剧的《搜书院》、《关汉卿》；汉剧的《宇宙峰》、《二度梅》；湘剧的《琵琶记》、《生死牌》、《昭君出塞》等；滇剧的《闯宫》、《牛皋扯旨》、《滚鼓刘封》等；桂剧的《拾玉镯》；梨园戏的《陈三五娘》；扬剧的《百岁挂帅》、《挑女婿》、《上金山》；沪剧的《罗汉钱》；锡剧的《打面缸》；河北梆子、山西梆子、上党梆子、蒲州梆子的《蝴蝶杯》、《两狼山》、《打金枝》、《三关排宴》；弋阳腔的《还魂记》、《借靴》；丝弦戏的《空印盒》；柳子戏的《孙安动本》、《玩会跳船》；茂腔的《花灯记》；柳腔的《赵美容观灯》；陇剧的《枫洛池》等等。这不过是部分剧种当中极少的一部分，大批的京剧整理改编剧目均未列入。实际存在的比这多得多。你说这些戏“并非推陈出新”？仅仅是“保存”吗？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。有的同志对这种推陈出新往往看不出其中由陈到新的变化。有的是变化比较大的，象《十五贯》。它情节有较大的变化，并突出了主题思想：提倡实事求是，提倡调查研究，反对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，这种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。还有一种变化极少，但也改变了面貌。象《贵妃醉酒》里一段“四平调”，只改动了十几个字。整个舞台面貌发生变化。京剧本子，原来是描写杨玉环死后怀春难于自遣的心理状态，内容很不健康，表演也有一些色情成分。梅兰芳同志只是把“安禄山卿家在哪里？”“想当初你进宫之时，娘娘是何等待你，怎生爱你！”改成了“杨玉环今宵如梦里，想当初你进宫之时，万岁是何等待你，怎生爱你！”把“到如今，一旦无情忘恩负义，我和你从今后两分离！”改成了“到如今，一旦无情明夸暗弃，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！”它就是把杨玉环思念安禄山；改成了怨唐明皇，表现了一个宫廷妇女的幽怨。几个字的改动，大大改变了杨玉环的精神气质，改变了人物关系，使原来优美的唱腔、舞姿、绚丽的色彩完全保留下来，成了一个很好的歌舞戏。你说它不是推陈出新吗？象《十五贯》那样的脱胎换骨，是推陈出新；象《贵妃醉酒》这样较少的改动，点石成金，也是推陈出新。咱们全国各个剧种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。黄梅戏的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不也是推陈出新吗？戏曲传统剧目是不

是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渠道？应该说，有的剧目，或有的剧目的某些部分，是含有封建主义思想毒素的，但是我们很多传统剧目宣传的是反封建的思想，它也是宣传反封建思想的渠道。《天仙配》不是宣传反封建思想的吗？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严重的，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，有些封建思想残余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。这对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建设，实现“四化”无疑是个大障碍。可是宣扬封建主义的渠道很多，你不能把它完全归咎于传统剧目，归咎于老戏。如果完全归咎于传统剧目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实事求是的。举个例子说，十年动乱，传统剧目可以说是“掘地三尺，赶尽杀绝”了。可是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，带来科学，反而封建残余思想大泛滥，这个现象又如何解释呢！这能怪传统剧目吗？看来对待传统剧目，同样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我们不能不尊重传统，但我们要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发展。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，中国是不会有新文艺的。”我觉得鲁迅的话很正确。你光抱残守缺，不在传统基础上去推陈出新，没有一股闯劲，怎么行呢。五十年代所以有那么多好剧目，培养了那么多好演员，就是由于有创造，有革新。对于现在这种越陈越香，旧戏旧演的现象，我们应该给予批评。我举的仅是几个小例子，这种现象在全国包括在北京都存在。记得在五十年代，我在中国京剧院的时候，我就规定一条：任何传统剧目，包括《打渔杀家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玉堂春》在内，要跟观众见面，剧本一定要经过整理，舞台艺术要经过加工，甚至于服装、扮相、舞台美术、唱腔、音乐都要有所提高，不能把原本搬来照演。任何传统剧目，剧本不经过整理，舞台艺术不经过加工，一拿出来就出现新的面貌，是不可能的。那个面貌是陈旧的。今年看电视台播的有几个老戏，剧本写的什么，文字不通，四句唱词四个辙，明知不通还那么唱，还向全世界传播，中国的戏曲就是这个水平吗？这不是败坏我们国家戏曲艺术的声誉吗？我们五十年代所以做出点成绩，是推陈出新的结果，解放以前那三十年也有成果，许多艺术家也有所革新。整个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推陈出新的历史，创造革新的历史。怎么到了现在大规模推陈出新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反而不能推陈出新了呢？程砚

秋同志二十来岁就推陈出新，把师承剧目作新的处理，从剧本、表演、唱腔进行新的创造。比如《玉堂春》，他是他的演法，那时最红的是《贺后骂殿》，是根据《烛影摇红》改编的。可以说是风靡南北。梅兰芳同志也是二十来岁就推陈出新。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，才二十一岁。那时王凤卿是头牌。上海还不熟悉梅兰芳，王凤卿已经是南北驰名了。到上海以后，王凤卿提携后进，跟戏园老板说给梅兰芳安排个压轴的机会，唱个大轴。可梅兰芳没戏，他学的都是青衣戏，象《祭江》、《祭塔》、《落花园》、《彩楼配》等，这些戏都不能压轴，压不住。怎么办呢？朋友们就给他出主意，叫他排一出《穆柯寨》，他临时向茹莱卿学了《穆柯寨》。穆桂英扮相多好看，有作派，有唱有念，一唱就打响了。他一有空就出去观摩。那时候，夏月珊、夏月润兄弟、欧阳予倩先生在上海演文明戏，海也去观摩，学化妆的办法，学灯光、布景，所有新鲜事物他都学。所以过了几个月回到北京，他就排了现代戏《孽海波澜》。在十八个月当中，排出了十一出新戏。如果梅兰芳老抱着他学的几出传统剧目，能出来个梅兰芳吗？在这以后梅兰芳排了多少戏？《黛玉葬花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千金一笑》、《洛神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生死恨》、《抗金兵》……多啦，一直到晚年，还排了个《穆桂英挂帅》。所以，我感觉到戏曲艺术要发展，我们的人才要各方配合。主要靠剧本，靠戏。特别是一些正在盛年的演员、艺术家，更要珍惜光阴。现在我们全国的戏曲战线上流砥柱是三十多岁、四十多岁这些人。剧作者、演员、音乐、美术各方面的艺术家，是这些同志支撑着戏剧舞台的。由于他们正在盛年，人生的黄金时代。我跟你们几位年轻的剧作者讲，将来你们安庆安徽的剧坛，是要你们作出贡献。时光过得真快，戏改局的时期我才三十一岁，现在年逾花甲了。不要认为才三十来岁、四十岁不着急啊。转眼就是五十岁，你们演旦角的过了五十岁就难点儿了。因此在盛年要特别珍惜，要抓紧时间进行艺术创造。艺术家要从事艺术创造，剧作者得写剧本，演员得演戏，没有剧本怎么出个梅兰芳，出得了严凤英呢？严凤英就是靠好剧本，就是《女驸马》、《天仙配》轰动全国。当然艺术家要靠艺术修养，要肯下功夫，同时也需要领导的支持，一定的宣传等等。梅兰芳所以成为大师，是由于他有学问，勤于下功夫，勇于革新，有成果，但是宣传也有作用。我记得我很小的

时候就知道有个梅兰芳，我那时没有见过他，也没有看过他的戏，就是通过当时的宣传知道他的。那时茶杯上是梅兰芳，暖壶上是梅兰芳，脸盆上也是梅兰芳。这次到歙县墨厂参观，看到早年的墨型上也刻有梅兰芳的《天女散花》。现在我们对演员不敢宣传，一宣传好象就发展了个人名利思想。个人名利思想可能有，有就教育么。要加强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，但不能不扶植，不扶植，人才出不来，剧种吃亏。严凤英同志是有成就的，我们培养新人可不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？我看有可能。黄梅戏的新秀不少，包括你们在座的几位，都是有条件的。梅兰芳、程砚秋都是二十来岁就形成了梅派、程派，独树一帜。而我们现在总把演员搁老了才宣传，到六十岁，才写写传记什么的。我想只要看准了，艺术上经过舞台考验，德才兼优，值得宣传的，我们就应放手去宣传。严凤英所以能成为著名的演员，我看与五十年代宣传也有关系。我希望黄梅戏能够掀起一个新高潮。自从严凤英同志到北京、上海演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的时候起，黄梅戏的影响遍及全国，成为全国性的剧种。现在我们安徽正在着手培养这方面人才，怎样想办法再掀起一个新的高潮，要达到当年严凤英进北京时的水平，甚至超过那个水平。我建议还是要从剧目下功夫，真正下功夫搞好剧本，排好戏，要发挥黄梅戏的优势，因地制宜，发挥自己剧种的特色。如果再一次进京还是《天仙配》，还是《女驸马》，我看就不要去，因为不新鲜了。演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，你能演过严凤英吗？就算演得比严凤英好，观众也不容易承认。观众先看了严凤英的，非常喜欢，以后就什么人也难演过严凤英。何况超过严凤英不容易。所以再次进京，主要的不能靠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驸马》，也不能靠《打猪草》。最近，黄梅戏的现代戏进京演出了，我建议再创作好的历史剧，改编好的传统剧目。有革新，有创造，有新的面貌，又结合我们自己的艺术特色。比如是不是要以旦角为主，是不是要以唱工为主，黄梅戏有潜力，我看比有的剧种格调高。应该有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文学性。希望黄梅戏能达到一个新水平。这次我到黄山写了几首小诗，其中有一首题为《游黄山归经云谷寺》：“雨晴不时沐翠岩，始信松竹如许鲜。蝉鸣莺啭泉清浅，鹤异猿奇入微酣。端的雄姿让前险，总是幽趣在后山。归路犹自鼓余勇，笑语来者奋向前。”这首诗写黄山，也是写我们老同志的一种心情。希望我

们的艺术事业后继有人，不管从哪一方面，特别是剧作，希望同志们给予重视。演员不要以为光演戏就行了，要关心剧本。我今年到杭州去，见到黄源同志，他是昆剧《十五贯》改编的领导者。他对我说，《十五贯》如果只有一个好本子，没有传统的昆曲舞台艺术，没有象周传瑛、王传淞那样的好演员，不一定出现那样的盛况。我认为黄源同志的看法是对的。光有好本子，没有好演员，没有好导演，好的音乐、美术，不行，就好象无根之木，空中楼阁，是沙滩上盖大楼，站不住的。演员如果不关心剧本、不大关心协作，不大关心团结剧作者，争取写出好剧本，那么再好的表演也难得到施展。举个例子：前些时我看了一个戏，是写包拯的夫人，怎么用计谋除了赵千岁。赵千岁是个坏蛋，霸占民女，阴谋夺权。包拯就假装死了。布置了假灵堂，包夫人守灵，让赵千岁去吊孝，包夫人就用了美人计，在灵堂和赵千岁调情，说包公死了，可以嫁给他。于是赵就把机密都暴露了。包拯抓到了证据，就把赵千岁铡了。这个戏，演员全是好演员，而且认真地做戏，但是白费力气，因为这个剧本不合情理，胡编乱造，把好演员糟蹋了。胡编乱造的现象不只是新戏有，传统剧目中也是存在的。如京剧《打金砖》，把刘秀写成乱杀功臣的皇帝，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。所以要重视剧本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。在好的剧本的基础上来进行舞台艺术的创造。要非常重视剧本。要给予一定的地位。因为我是业余写写戏，不是专业搞创作，我来给剧作者说几句话没有嫌疑。自元朝以来，剧作者写出好剧本，有时是开一代之剧风，影响多少代。在我国戏曲史上，剧作者是有地位的。尽管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压制和反对，但是人民对他们是非常喜爱的。只是有一段时间，有的演员自己编写剧本，三庆班的卢胜奎编写京剧剧本很多，以《三国志》最为著名。到后来一些有文化的演员也自己写，如汪笑侬。后来象罗瘿公给程砚秋写本子，象齐如山给梅兰芳写本子，那时他们还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，不为别的，是交朋友，支持演员。到后来，剧作者就居于一种附庸的地位了。一些名演员找一些文人来写剧本，那时叫“打本子”的。就是给一点报酬，你给我“打本子。”甚至本子“打”出来，给一点儿钱就卖给我，你就没有著作权了。现在剧作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，但是，对剧作者特别是戏曲作者的地位待遇还是重视不够的。其实写一个好的戏曲剧本不容易，需要各方面的修养。